

# 我国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的分位数回归解析

□段景辉<sup>1</sup> 陈建宝<sup>1 2</sup>

(1.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计划统计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

2. 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CGSS)中2004年《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调查》的有关数据,完成了以下研究工作:(a)考察并比较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特征;(b)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位数回归建模分析,找出了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关键因素;(c)采用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进行分解,估算了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的影响度;(d)针对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我国城乡家庭收入差异的政策和建议。

关键词:收入差异;分位数回归;分位数分解;政策和建议

中图分类号:F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9—0046—08

## 一、引言

居民收入分配差异不仅是国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也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收入差异却不断扩大,这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城乡收入差异、地区收入差异、行业收入差异等,其中家庭收入差异也是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家庭收入差异又表现为城镇内部家庭收入差异、农村内部家庭收入差异和城乡之间的家庭收入差异。那么,是哪些因素引起了这些家庭收入差异呢?这些因素的影响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影响到底有多大?诸如此类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异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李实研究小组以及南开大学陈宗胜研究小组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专门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以实证分析为主,内容涉及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总的状况、财产分配、贫困以及收入不平等,其代表著作有赵人伟和格里芬<sup>[1]</sup>(1994)、李实<sup>1</sup>(1999)、陈宗胜和周云波<sup>[3]</sup>(2002);其他大量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上。国外学者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异问题存在的原因和演变过程也做了有益的探索,研究文献包括 Tsui<sup>[4]</sup>(1998)、Hare 和 West<sup>[15]</sup>(1999)、Kanbur 和 Zhang<sup>[6]</sup>(1999)、Chang<sup>[7]</sup>(2002)

基金项目: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我国地区间收入分配差异与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07JJD790145)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数据挖掘中关联规则的统计研究和应用”(06JA910003)和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08&ZD034)的资助

等。在家庭收入差异方面,高梦滔和姚洋<sup>[8]</sup>(2006)使用非参数回归方法对农村家庭收入差异从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Ding和Wang<sup>[9]</sup>(2008)利用指数分解方法研究了中国家庭收入的流动性。总的看来,国内外学者从家庭收入的角度研究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问题还相对较少。

近来学术界对收入分配的研究方法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就是利用分位数回归技术,其文献有Machado和Mata<sup>[10]</sup>(2005)、Nguyen<sup>[11]</sup>(2007)等。分位数回归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回归模型只能研究平均收入的局限,而是从不同分位数(层次)上考虑问题,因此,特别适合分析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和大小,分析结果更加全面、深入。国内还较少使用此技术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微观抽样调查数据从不同收入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尤其较少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做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CGSS)中2004年《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调查》的微观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技术对我国城乡家庭居民收入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提出存在的相关问题,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为整顿分配秩序和改革财税制度等提供科学依据,这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二、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CGSS)中的《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调查》(2004年)的有关家庭收入抽样调查数据。该数据采用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方法,以家庭为样本单位进行调查,所抽取的样本包括全国(含22个省、4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不含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共10000个家庭样本单位。此样本中我们剔除了177个无回答或不适合考察的家庭收入样本,余下5665个城镇家庭收入样本和4158个农村家庭收入样本供我们研究。

首先,分别对抽样调查数据中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样本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样本计算其均值、标准差、偏度和峰度,并做JB正态性检验,得到表1。我们看到城镇家庭人均收入的平均值大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平均值,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标准差大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标准差,说明城镇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且城镇家庭收入分布的离散程度较大。又由于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布的JB正态性检验p值都小于0.005,所以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布都不服从正态分布。由图1,我们发现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布都是左偏且低峰度,其中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左偏和低峰度的程度较大。

表1 2004年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分布特征比较 (单位:元)

城乡	样本个数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JB正态性检验p值
城镇	5665	9375	20780	25.78	1034.90	$p < 0.005$
农村	4158	1898	2710	8.46	137.20	$p < 0.005$

同样地,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城乡人均家庭收入差异图(见图2)可以看出,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曲线位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曲线的上方,说明在各个相对应的分位数上,城镇家庭人均收入都大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在中低分位数上,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曲线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曲线间的距离较大;在中高分位数上,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曲线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曲线间的距离较小;而在分位数的最高端和最低端两曲线的距离最大,说明城乡收入两极分化严重,存在“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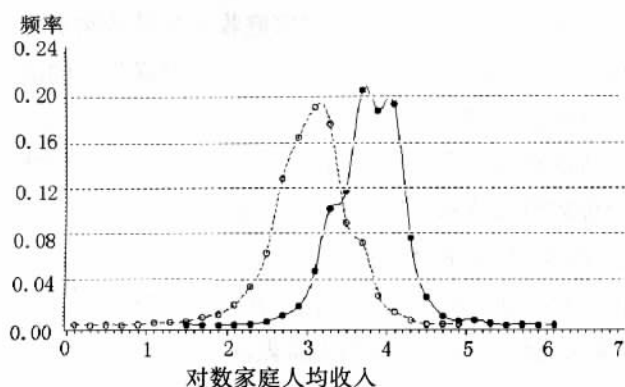


图1 城乡家庭人均收入样本分布  
(实线表示城镇,虚线表示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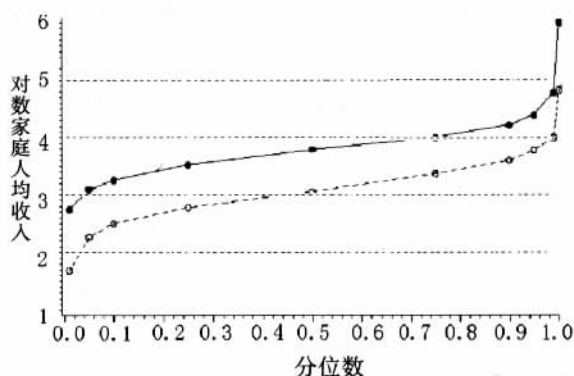


图2 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在不同分位数下的分布  
(实线表示城镇,虚线表示农村)

### 三、家庭收入的分位数回归建模分析

下面利用 Koenker 和 Bassett<sup>[12]</sup>(1978)提出的分位数回归建模方法分别对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样本及其影响因素样本进行分位数回归建模分析。

分位数回归的思想是对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扩展,它依据因变量的条件分位数对自变量进行回归,可以得到所有分位数下的回归模型。Koenker 和 Hallock<sup>[13]</sup>(2001)对分位数回归的发展做了精彩的回顾,详细内容可参见 Koenker<sup>[14]</sup>(2005)。我们将家庭人均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以下分位数回归模型:

$$Q_{\tau}[y|x] = \alpha_{\tau} + x'\beta_{\tau} + mid \delta_{\tau}^1 + west \delta_{\tau}^2 + mid * edu \gamma_{\tau}^1 + west * edu \gamma_{\tau}^2$$

其中  $y$  表示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sup>①</sup>,  $x$  表示影响  $y$  的各个因素,它包括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sup>②</sup>、家庭劳动力数目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sup>③</sup>、家庭男性劳动力数目占家庭劳动力数目的比例、家庭劳动力平均工作年限<sup>④</sup>、家庭劳动力平均工作经验的边际收入变化<sup>⑤</sup>;  $mid$  和  $west$  分别表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是两个虚拟变量;  $mid * edu$  和  $west * edu$  是表示地区间教育不平等的交叉项。 $\alpha_{\tau}$ ,  $\beta_{\tau}$ ,  $\delta_{\tau}^1$ ,  $\delta_{\tau}^2$ ,  $\gamma_{\tau}^1$ ,  $\gamma_{\tau}^2$  分别表示对各个变量进行参数估计的第  $\tau$  个分位数的系数。

我们分别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对数收入在分位数 1% 到 99% 上采用平滑算法(smoothing method)做分位数回归,得到表 2(篇幅所限,仅给出部分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

1. 无论是城镇家庭还是农村家庭,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数目占家庭总人口比例这两个因素在整个分位数上的参数估计结果在 5% 检验水平上显著,说明这两个因素在决定城乡家庭人均收入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每个分位数上的城镇家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系数均小于农村家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系数。而每个分位数上城镇家庭劳动力所占家庭总人口比例的影响系数均大于

① 家庭人均收入 = 家庭全年各项收入(包括转移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除以家庭总人数。

② 在 CGSS 数据库中,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技校、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私塾十大类。按照中国的教育体制,我们假设对应的教育年限为 0 年、6 年、9 年、12 年、12 年、12 年、15 年、16 年、19 年和 10 年。

③ 在 CGSS 数据库中,家庭劳动力具体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无论就业状况是全职就业、兼职就业、临时性就业还是离退休、失业下岗等,只要最近一个月以上有收入的成年人,我们都作为家庭劳动力。

④ 计算方法为家庭劳动力的实际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去六(此方法参考葛玉好,2007);另外对于未受教育或受教育年限太少的人,我们默认为其参加工作的年龄为 18 岁,则工作年限为家庭劳动力的实际年龄减去 18。

⑤ 计算方法为家庭劳动力平均工作年限的平方,再除以 100。

农村家庭劳动力所占家庭总人口比例的影响系数。

2. 在城镇家庭中,男性劳动力所占家庭劳动力比例这一因素对家庭人均收入具有正效应,但是其影响系数较小;而在农村家庭中,中低分位数上的男性劳动力所占家庭劳动力比例参数估计结果在5%检验水平上显著,其影响系数在0.1—0.2之间。城市家庭劳动力平均工作年限这一因素对家庭人均收入具有负效应;而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工作年限这一因素的参数估计结果在中高收入家庭中显著却有负效应,并且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此负效应有增大的趋势。城市家庭劳动力工作经验的边际收入因素对家庭人均收入具有正效应,其影响系数在整个分位数上呈现倒“U”型;而农村家庭劳动力工作经验的边际收入这一因素的参数估计结果在中高收入家庭中显著且具有正效应,并且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此效应有增大的趋势。

3. 地区因素对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影响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有较大的负效应,地区因素仅对农村中高收入家庭的负影响较大,其影响系数的绝对值也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大。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对于中等收入城镇家庭的影响显著,其影响系数之差在0到0.02之间;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影响较弱,尤其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劳动力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西部教育的影响系数非常小。

表2 2004年中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在各分位数下的回归参数估计结果(带\*号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变量	0.05	0.10	0.30	0.50	0.70	0.90	0.95
截距项	2.6974*	2.8790*	3.1674*	3.4395*	3.6041*	3.9107*	4.0983*
受教育年限	0.0517*	0.0505*	0.0420*	0.0387*	0.0401*	0.0399*	0.0476*
劳动力比例	0.6138*	0.6388*	0.6578*	0.5725*	0.5419*	0.4666*	0.3705*
男性比例	0.0001*	0.0001*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工作年限	-0.0073	0.0125*	-0.0152*	-0.0168*	-0.0161*	-0.0144*	-0.0144*
工作经验	0.0116	0.0215*	0.0268*	0.0288*	0.0258*	0.0169*	0.0165
中部地区	-0.2540*	-0.2670*	-0.3000*	-0.2950*	-0.2380*	-0.2220*	-0.1680*
西部地区	-0.2140*	-0.2170*	-0.2410*	-0.2500*	-0.2470*	-0.2560*	-0.2240*
中部教育	-0.0012	0.0015	0.0167*	0.0198*	0.0093*	0.0046	-0.0045
西部教育	0.0062	0.0046	0.0131	0.0131*	0.0094*	0.0024	-0.0101

#### 四、城乡家庭收入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下面利用Machado和Mata(2005)提出的分位数分解法来进行中国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分析。首先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进行反事实分析,然后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进行分解。

##### (一) 城乡家庭收入差异的反事实分析

利用Machado和Mata分位数分解方法的关键是进行反事实分析(the counter-factual analysis),我们最关心的一种反事实分析就是,如果城镇家庭劳动力按照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分位数回归参数决定家庭人均收入的话,城镇家庭的人均收入分布会如何?这里定义反事实分布为 $F(y^*|Z^U, \beta^R)$ ,其中 $Z^U$ 表示影响城镇家庭人均收入的变量分布, $\beta^R$ 表示影响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变量在每个分位数上的回归参数。 $y^*$ 表示如果城镇家庭劳动力按照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分位数回归参数决定家庭人均收入的话,城镇家庭的反事实人均收入的大小。 $y^*$ 的具体计算步骤为:(1)从均匀分布 $U[0, 1]$ 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容量为1的样本 $u_1, u_2, u_3, \dots, u_n$ 。(2)在农村家庭样本中,分别以 $\tau = u_1, u_2, \dots, u_n$ 做分位数回归,得到1个分位

数回归的影响因素参数向量 $\beta^R$ 。(3)从城镇家庭样本数据中有放回的重复随机抽样,抽取一个样本容量为1的子样本,表示为 $Z^U$ 。(4)把(2)中得到的分位数回归参数和(3)中得到的城镇家庭子样本变量分布相结合,得到一个新的样本,即反事实分布样本 $y_{\tau}^* = Z^U \beta^R$ 。

(二)城乡家庭收入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在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反事实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分位数分解,其方法是将每个分位数上的城乡收入差异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于城乡家庭劳动力特征的不同回报率引起的(即分位数回归参数的不同引起的),另一部分是由于城乡家庭劳动力的特征变量分布不同引起的(即影响因素变量值的不同引起的),城乡家庭人均收入这部分的差异会随着样本分布的不同而略有变化。

假定在 $\tau$ 分位数下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反事实家庭人均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别为 $y_{\tau}^U, y_{\tau}^*, y_{\tau}^R$ 。则不同分位数下的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差异可表示为:

$$y_{\tau}^U - y_{\tau}^R = \{y_{\tau}^U - y_{\tau}^*\} + \{y_{\tau}^* - y_{\tau}^R\}$$

等式右边的第一项称为“回报影响(return effect)”,它表示在不同的分位数下,由于城乡家庭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不同所导致的城乡差异部分;等式右边第二项成为“变量影响(covariate effect)”,它表示不同分位数下城乡家庭随机抽样的样本变量分布不同所导致的城乡差异部分。

可以观察到(表3给出部分结果)(1)从低分位数到高分位数上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有下降的趋势。其中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回报影响度”在低分位数上普遍较高,而在高分位数上普遍较低,说明随着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城乡家庭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差异在减小;而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变量影响度”在低分位数上普遍较低,在高分位数上普遍较高,说明随着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城乡家庭劳动力的变量特征存在较大差异。(2)在绝大部分分位数上“回报影响”大于“变量影响”,说明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主要是由城乡家庭劳动力的回报率不同引起的,其次才是城乡家庭劳动力的特征变量分布不同引起的。总之,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是由于“回报影响”和“变量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表3 2004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分位数	城乡差异	回报影响	回报影响度	变量影响	变量影响度
0.05	0.8281	0.5660	68.35%	0.2621	31.65%
0.10	0.7479	0.2166	28.97%	0.5312	71.03%
0.30	0.7495	0.6189	82.58%	0.1305	17.42%
0.50	0.7379	0.5989	81.16%	0.1390	18.84%
0.70	0.6990	0.3098	44.32%	0.3892	55.68%
0.90	0.6198	0.2863	46.20%	0.3335	53.80%
0.95	0.6110	0.6516	106.64%	-0.0406	-6.64%

依据以上分位数分解逐个分析各分位数上这些影响因素的回归参数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见表4(仅给出部分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

1. 在整个分位数上,城乡家庭劳动力教育回报率不同所导致的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度

均大于0,说明城乡家庭劳动力教育回报率的的不同在导致城乡家庭收入差异中起了关键作用。城乡家庭劳动力所占家庭人口比例的不同所导致的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度在-72%至34%之间,幅度较大,具体来看在分位数的两端和中位数上家庭劳动力数目的多少,对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在其他分位数上的收入家庭中,家庭劳动力数目的多少并不是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

2. 城乡家庭男性劳动力所占家庭劳动力比例的不同所导致的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度绝

大部分分位数上的影响度在 9% 至 20% 之间,幅度较小,说明在城乡家庭中男性是主要劳动力,男性劳动力的比例不同在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在城乡家庭劳动力中,男性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要高于女性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目前女性在工作中受到的工资歧视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二是城镇家庭男性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要高于农村男性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

3. 在绝大部分分位数上,城乡家庭劳动力工作年限回报率的不同所导致的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度在 0 以上,说明城乡家庭劳动力工作年限长短的回报率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有一定的影响力。城乡家庭劳动力工作经验的边际收入回报率的不同所导致的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度也在 0 以上,同样说明城乡家庭劳动力工作经验回报率的大小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存在一定的影响力。具体来看,城乡低收入家庭劳动力的工作经验边际收入回报率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影响度普遍较高,城乡中低收入家庭劳动力的工作经验边际收入回报率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的影响度普遍较低。

4. 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度绝大部分在 8% 和 53% 之间,说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落后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这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有一定影响。同样,在绝大部分分位数上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与东部地区教育水平的差异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度也大于 0,表明落后的教育水平是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进一步,我们还研究了城乡家庭劳动力特征变量分布的不同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见表 4(仅给出部分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

1. 在低分位数上,城乡家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变量特征分布的不同所导致的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影响度大部分为负值,而在高分位数上的影响度大部分为正值,说明城乡家庭劳动力在受教育年限方面有很大的差距。城乡家庭劳动力所占家庭人口比例变量分布的不同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水平的影响度在 -38% 至 31% 之间,并且大部分分位数上的影响度在 0 以上,表明城乡家庭劳动力数目的多少在导致城乡家庭收入差异中起了加剧收入差异的影响。

2. 在绝大部分分位数上城乡家庭男性劳动力所占家庭劳动力比例变量的特征分布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度在 0 以上,表明城乡家庭男性劳动力数目的多少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有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城乡家庭男性劳动力数目的多少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度普遍较高,而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度普遍较低。

3. 城乡家庭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变量的特征分布的影响度在 -48% 至 52% 之间,幅度较大,说明城乡家庭劳动力工作年限的不同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具体来看,家庭劳动力工作年限的长短在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中对城乡中、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普遍较大,而对城乡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普遍较小。在绝大部分分位数上城乡家庭劳动力工作经验的边际收入变量分布的影响度大于 0,说明城乡家庭劳动力工作经验的边际收入大小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存在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城乡家庭劳动力工作经验的边际收入大小对城乡低收入家庭的影响较小有增大的趋势,而对城乡高收入家庭的影响较大有减小的趋势。

4. 在整个分位数上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变量分布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度绝大部分在 10% 上下浮动,充分说明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已

经明显的加剧了地区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差异。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与东部地区教育水平差距的变量分布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度绝大部分在 15% 上下浮动,幅度较大,说明不同地区间的教育水平差距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也起了加剧的作用。

表 4 不同分位数上各影响因素的回报影响度和变量影响度(%)

变 量	各影响因素的回报影响度					各影响因素的变量影响度				
	0.10	0.30	0.50	0.70	0.90	0.10	0.30	0.50	0.70	0.90
教育年限	16.65	15.07	4.86	16.57	15.39	-395.65	-11.2	-34.87	-25.92	43.26
劳动力	5.01	-16.86	33.08	-5.71	-6.92	-2.35	-37.32	30.14	-6.4	27.6
男劳动力	12.88	16.32	9.34	12.98	14.09	41.99	54.17	18.13	22.49	-3.53
工作年限	17.23	23.46	-12.48	23.75	17.64	51.78	-47.4	14.53	23.65	-4.75
工作经验	8.53	9.10	19.63	7.05	12.68	26.45	108.01	20.37	20.75	13.95
中部地区	11.15	13.23	11.39	11.34	11.78	41.99	31.85	-6.78	-6.74	5.87
西部地区	15.93	13.23	11.39	11.34	11.78	41.99	-49.75	17.23	22.49	5.87
中部教育	11.15	13.23	11.39	11.34	11.78	41.99	31.85	24.03	27.21	5.87
西部教育	1.47	13.23	11.39	11.34	11.78	251.82	19.78	17.23	22.49	5.87

## 五、总结和建议

本文利用分位数回归建模和分位数分解法对 2004 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进行了分析,发现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普遍高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各个影响因素在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且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是各个影响因素“回报影响”和“变量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城镇低收入家庭劳动力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尤其中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低,家庭收入主要依靠体力劳动获得,因此城镇低收入家庭劳动力的数目,成为影响城镇低收入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城镇中等收入家庭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有重要影响,家庭收入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家庭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劳动力数目的多少、工作年限和经验等并不是重要因素。城镇高收入家庭劳动力普遍受教育程度高,主要从事脑力工作,因此家庭劳动力数目的多少反而成为影响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

第二,农村低收入家庭劳动力普遍受教育程度很低,尤其有些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劳动力甚至没有受过任何的正式教育,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农业所得,男性劳动力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支撑者,农村家庭男性劳动力的数目,成为影响农村低收入家庭的重要因素。农村中等收入家庭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有积极的影响,家庭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对家庭收入都有重要贡献,家庭劳动力务农时间越长,其劳动能力越弱,但是其在务农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有利于增加收入。农村高收入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家庭劳动力的技术经验对增加家庭收入起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城乡家庭劳动力教育水平不同的回报率在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在城乡中高收入家庭中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变量分布也对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影响。城乡家庭劳动力的数目,尤其是城乡中低收入家庭中男性劳动力的数目和家庭劳动力的工作经验方面的变量,无论是“回报影响”和“变量影响”都很显著,这些因素在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和教育的不平等也是在分析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因素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差异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尤其对城乡中等收入家庭影响较大。

家庭人均收入达到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了缩小城乡家庭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教育机会不均等是导致收入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为了缩小城乡家庭劳动力的教育不平等,政府必须加大对中低收入家庭成员教育的投入力度,必须保证对贫困地区普及教育的投入,增加落后地区和低收入水平人群接受教育的机会,采取特殊的照顾政策,发动、引导社会关注贫困地区儿童失学问题。(2)国家对农民的政策主要以补贴为主,可适当加大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投资力度,以此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增强农业科技推广能力,强化农业产业化水平,增加产业链条,既改变农民单纯的种植民身份,又提高中低收入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3)收入差距扩大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在市场化过程中制度不健全、政府行为不规范和腐败现象等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因此,政府应建立一套公平、规范、透明的制度框架,应保障社会大众的利益不受其害,力求保证城乡家庭劳动力平等的回报率,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只要在相同的地区从事相类似的工作应该给予相同的报酬,彻底消除“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参考文献:

- [1]赵人伟,格里芬.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7-37.
- [2]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再分配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金融出版社,1999:59-86.
- [3]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发生两极分化了吗[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63-70.
- [4]TSUI, K. Y. Trends and Inequalities of Rural Welfare in China: Evidence from Rural Households in Guangdong and Sichuan[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8, (26): 783-804.
- [5]HARE, D. AND WEST, L. A. Spatial Patterns in China's Rural Industrial Growth and Prospects for the Alleviation of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9, (27): 475-497.
- [6]KANBUR, R. AND ZHANG, X. Which Regional Inequality? The Evolution of Rural - Urban and Inland - Coastal Inequality in China from 1983 to 1995[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9, (27): 686-701.
- [7]CHANG, J. T. C.. Using IRT to compar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ct H&N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populations[J].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002, (7): 665-689.
- [8]高梦滔,姚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J].经济研究,2006,(12):71-80.
- [9]Ding, N. and Wang, Y. G..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in China and its decomposition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8, (9): 373-380.
- [10]MACHADO, J. AND J. MATA. Counterfactual Decomposition of Changes in Wage Distributions Using Quantile Regression [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5, (20): 445-465.
- [11]NGUYEN, B. T. A. Quantile Regression Decomposi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equality in Vietnam[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3): 466-490.
- [12]KOENKER, R. AND G. W. Bassett. Regression quantiles[J]. Econometrica, 1978, (46): 33-50.
- [13]KOENKER, R. AND K. F. Hallock. Quantile regression: an introduc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1, (15): 143-156.
- [14]KOENKER, R.. Quantile regression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5]葛玉好.工资分布的性别差异:分位数分解方法[J].上海经济研究,2007,(4):22-30.

(收稿日期:2009—05—12 责任编辑:肖磊)